

令人胆寒的恐怖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令人胆寒的
诡异的
天秘密

恐怖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电台随机杀人事件

谋杀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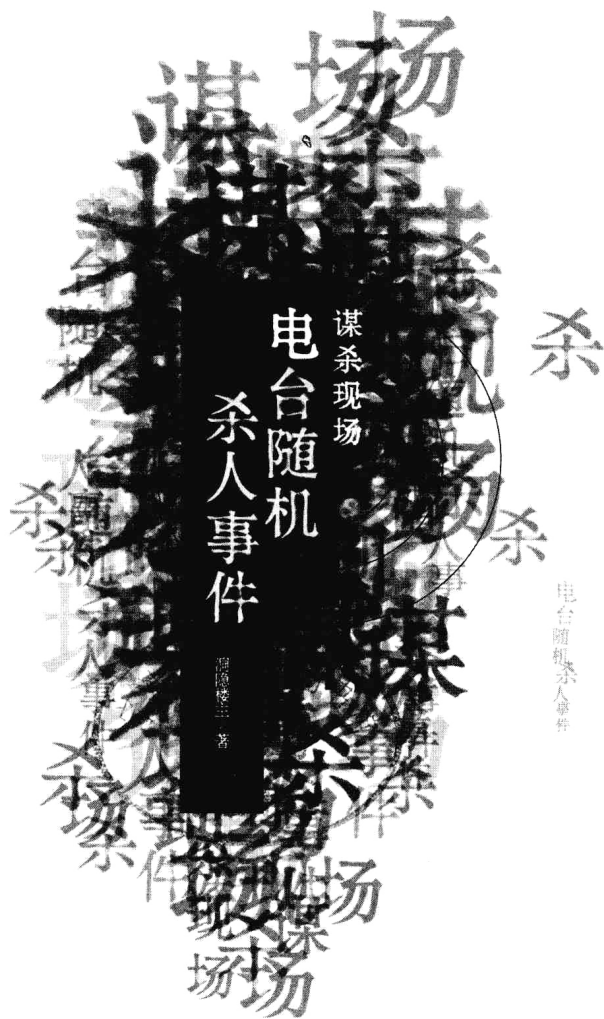
电台随机

杀人事件

洞隱樓主／著

而诡案背后更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电台不断散发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市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谋杀现场：电台随机杀人事件 / 洞隐楼主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7-80729-975-2

I. ①谋… II. ①洞…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6382 号

书 名 谋杀现场：电台随机杀人事件

著 者 洞隐楼主

责任编辑 王志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975-2

定 价 29.80 元

本图书如遇到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4242008-8000



序幕 / 001	昨晚 / 143
死者 / 004	【我要让你死！】 / 152
午夜诡话 / 016	最不经意的发现 / 166
已死之人 / 024	江霞的秘密 / 176
跟踪者 / 031	大排档 / 186
两具尸体 / 037	火屋 / 194
询问 / 044	应验 / 206
家 / 056	坠楼 / 215
调查 / 064	继续调查 / 230
死者是谁？ / 076	辞职 / 242
暗潮涌动 / 083	地图 / 250
江霞不老实 / 093	收网捉鱼 / 261
秘密 / 101	欢乐台的幕后黑手 / 276
灵异 / 109	酒香火烈 / 283
捉鬼 / 117	一句话 / 297
捉活鬼 / 130	



序幕

午夜，一辆出租车停靠在马路旁边。

司机四十多岁，憔悴的脸上写满了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就在别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他还不得不在都市的道路上奔波劳碌着。

司机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的白雾慢慢将自己笼罩起来。

忽然，车门被打开，一个人坐进了后排的座位。

司机一阵兴奋，把香烟掐灭。

“去哪里？”

“浦江路。”

这是一笔大生意，到浦江路的车费少说在五十元以上。司机一边庆幸着自己的好运，一边发动起车子。

汽车飞奔在空旷的马路上，挂在后视镜上的风铃不停地轻响着，外面的路灯使得车厢内的光线在一明一暗之间不停地转换。

司机友善地询问：“晚上开车太安静了，开个收音机不介意吧？”

“不。”乘客的回答很简单。

收音机里传出了一阵歌声，当歌声放到了后半段，音量渐渐轻了下去，女主播轻快悦耳的声音响了起来。

“欢迎继续收听《午夜谈话》，我是大家熟悉的主播秘语。神秘的秘，话语的语。放过了好听的音乐，下面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喜欢听、却又最怕听的《惊魂》时间了。”

司机笑了起来：“这是个讲鬼故事的节目，专门选半夜的时间放，就是为了吓唬人的。”

乘客一言不发，默默地坐在座位上。

“今天要讲的，是最近在我们这个城市中流传很广的一个恐怖故事。有人说它是真的，也有人说它是假的。是真是假，秘语在这里不作评断，只是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经常要开夜车，甚至现在就在开夜车，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可千万要当心一点！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开夜车的出租车司机……”

“哈哈，居然还是我的同行！”司机不屑一顾地说，“这故事编得有模有样的，搞得就好像是真的一样。”

伴随着飘忽不定又略带恐怖的背景音乐，主播秘语的声音也开始有些诡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司机已经在马路上绕了七八圈。但奇怪的是，始终接不到一个客人。没有客人也就没有收入，但是公司的管理费还有油钱却是省不了的，这让出租司机非常着急。”

司机发起了感慨：“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做我们这行的真是辛苦的不得了。别以为开车就是这么坐着，其实思想精神要保持高度集中，从车上下下来腰酸背痛的，回去累得就想睡觉。第二天睁开眼，头顶上又好像悬着一把刀。如果份额做不完，明摆着就是亏钱，唉！”他知道车后的乘客不会和他搭话，只是随便发发牢骚。

广播的音量被开得大了一些。

“司机想反正也没生意，倒不如停下来休息会儿，于是将车子慢慢停靠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他打开车窗，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跟着点了一支烟。想不到，这支烟竟然给他带来了好运。烟才烧到一半，后车门就被拉开了，一个人坐了进来。

“他立刻兴奋地问：‘你要去哪里？’

“乘客回答：‘浦江路。’”

司机听到这里，不由笑了起来：“这故事和刚才发生的情况很像嘛！我正好是烟抽到一半来了生意，而你刚好也是要去浦江路。”

他在说到“你”字的时候，扫了一眼后视镜，想看看乘客的反应。却突然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后排的座位竟然是空的！

广播中响起了汽车发动，以及挂挡、踩下油门的背景音效。

“夜晚的道路异常安静，司机开始和乘客搭话。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话题，乘客都没有兴趣。除了偶尔的‘嗯，啊’以外，几乎不说一句话。司机有些不高兴了，他看了一眼后视镜。让他吃惊的是，后排座位上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秘语最后几近刺耳的声音，以及带有惊恐效果的音乐，让车厢内的气氛更加诡异了起来。

“不会这么邪门吧？”一滴冷汗从司机的额头流了下来，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

己的脖子。

乘客到哪里去了，究竟是什么东西上了车？一想到这个问题，他就双手冰冷，身体僵直。

“难不成这个故事是真的，而且就这么巧，竟然被我碰上了？……”司机的脑袋里一片混乱，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这怎么可能呢？世上哪里有鬼？说不定那个乘客刚才斜靠在门边，恰好在后视镜的死角，所以我才没瞧见他。”

这个解释非常合理，让司机的情绪稳定下来不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目光又移到了后视镜上。左车门看到了，右车门也看到了，依旧没有乘客的影子，后排座位真是空的！

出租车猛地一个急刹，轮胎尖厉的磨地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司机已经忍不住了，他赶紧打开车门，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停车的地方是一段荒凉的公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

路的左边是一排废弃的工厂，破旧的厂房在月光下显得阴冷而凝重，一扇满目疮痍的铁门在夜风中发出怪异的声响。路的右边是两幢烂尾楼，漆黑的楼洞在夜色中就好像是无数只鬼眼，在窥探着经过往来的生人。

一切都是这么安静，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

司机做了几次深呼吸，鼓起勇气，慢慢伸手打开了后排的车门。

广播里的故事仍在继续着：“就在司机最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一张面目狰狞，双眼带血的鬼脸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死者

头顶的吊扇一圈又一圈地旋转着，扇叶又旧又脏，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油灰。邵士贤躺在床上，半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吊扇。如果换成别人，早就被那陀螺似的东西转得头晕眼花。但在他看来，这却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可以保持几个小时都目不转睛地瞧着，连一点恶心的感觉都不会有。

邵士贤并不需要特别去证明这异于常人的一点，因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已经连续看了九个小时。

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个不曾入眠的夜晚。“这是第几个晚上没睡着了？”邵士贤心想，“第五个，还是第六个？”他没得到答案，也没有起床的意思。

几缕晨光虽然已经透过百叶窗射入了屋内，他却忽然有了一丝睡意。可就在闭上眼睛的同时，床边的手机响了。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沉的声音：“邵老弟，你在哪里啊？”

“在床上。”

“在床上？！亭山公路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这是你的管区，可要够你忙一阵的了。”

“知道了，我马上去。”

期盼已久的梦乡被无情地阻挠，邵士贤对此却并没有显出一点不耐烦的样子，甚至看起来竟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进盥洗室，一面已经裂开一道口子镜子照出了自己的样子。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硬朗男人，浓浓的眉毛和略带鹰钩的鼻子是最显著的特征，但是满脸的胡茬和粗糙发黑的皮肤却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了许多。失眠带来的疲倦写满了整张脸，头发被压在一边，露出了一条难看的分叉。

梳洗过后，终于恢复了点模样。他披了件深绿色的衣服，走出家门。

现在是早晨六点，街对面的报摊已经做起了生意，街这一边的几间小吃店飘出诱人的香味。三五个上早班的人正围在一张桌子旁，吃着美味的豆花和油条。邵士贤只侧目看了小吃店一眼，就转身进了一间便利店，买下一瓶白酒，装满了随身携带的不锈钢扁酒壶，然后仰脖将酒瓶内剩余的酒都灌进了嘴里。

空空如野的胃袋突然冲入了火辣刺激的酒精，立刻痉挛了起来，剧痛与咳嗽让他弯下了腰。

便利店的店员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腹部。邵士贤看到他们的反应，略带不屑地笑了笑。他自己并不在乎，好像这个身体并不是属于他的。

半分钟后，灼痛消失了。邵士贤擦干了额头上的汗水，萎靡不振的精神也被支撑了起来。他离开便利店，拐到一边的小路上，坐上了一辆和他衣服颜色差不多的吉普车。

吉普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着，白酒并没有影响邵士贤的判断力。

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有些搞不清，他经常往嘴里倒的液体，究竟是酒还是水？

现场已经被封锁了起来，几辆警车停靠在旁边，十多个警察在警戒线内忙着照相采样，记录着一切可能有用的痕迹。

邵士贤一下车，就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向自己走过来。胖子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酒味，他皱着眉头说：“邵老弟，你真该少喝点酒了，酒多伤身。而且你喝了酒还开车，这多危险？！”

他正是早晨打电话来的那个人。

“死不了就行！”邵士贤不在乎地摆摆手，“裴老大，现在是什么情况？”

裴老大的头发已经掉成地中海，鼻子也变成了酒糟鼻，但他却是警队法医的头儿，职位虽然比很多人都要高，但经常看起来比谁都要低。

裴老大：“死者张光业，四十四岁，是大通出租车公司的夜班司机。今天早晨有人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路中间，因为好奇就上去随便瞧瞧，结果发现他已经死在了车里。”

死者的尸体正被两名法警慢慢地从驾驶座里抬出来，放在担架上。

邵士贤揭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张光业双眼圆睁，张大了嘴巴，面容极度扭曲，双手十指呈撕抓装，直直地挺在两边。

“死相真难看。”邵士贤面无表情地评论着，“四十四岁一道卡，兄弟你是没过去啊。”

裴老大叹了一口气：“老弟你该积点嘴德。说不定他的鬼魂现在就在旁边听着，你这样说，就不怕人家今天晚上来找你？就算你不信邪，也要注意点影响。”

这种话要是给局长听见，我想一个处分也肯定是免不了的。”

邵士贤看了裴老大一眼：“你以为你刚才的话给局长听见，就不会受处分吗？”

裴老大摸了摸自己的酒糟鼻：“你这话也对。”

邵士贤：“他是怎么死的？”

抬尸体的法警回答：“初步推断死亡时间大约在6-8个小时之前，也就是昨晚夜里12点至凌晨2点之间。暂时还没有发现外伤的痕迹，推测可能是因为内在软组织受损而死亡。”

“我觉得有些像吓死的。”邵士贤又瞧了尸体一眼，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裴老大：“的确有点像，但还是要等验尸后才能有结果。”

邵士贤点了点头，盖上白布，让法警将尸体抬走，然后戴上手套，钻进了车里。他有着一套独特的搜查方法，通常不从发现尸体的地方开始，而是在尸体的周围着手，最后才慢慢摸索到关键的部位。副驾驶座的椅子干净整洁，踏脚的地毯几乎没有一点灰尘。后排座位也是一样，座套洁白崭新，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驾驶座的杂物较多，除了驾驶证和行驶证以外，就是香烟、打火机、零钱、汽油卡之类的杂物，座位下的抽屉中还有不少乘客没有拿走的发票。

他将所找到的东西都分类收好，交给裴老大。跟着走到汽车的尾部，打开后备箱。里面是空的，这并不意外，出租车常要载一些带着行李的客人，后备箱一般都被空出来放东西。

邵士贤拿出酒瓶，仰头喝了一口。又以出租车为圆心，慢慢走了一圈。

现场周围除了一条长长的刹车印以外，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裴老大问：“你有什么想法？”

“暂时还没什么想法。”

“有多少说多少？”

“一定要我说的话，那就是：张光业是一个很仔细的人，非常爱干净，甚至还有点洁癖。他昨晚的生意清淡，在经过这里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不得不紧急刹车，之后就因为某个原因死亡了。如果那个时候车上有乘客，这个乘客就是重大嫌疑人，至少也是知情人。如果没有，这也许只是一起简单的马路截杀案。”

这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的答案，裴老大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他却对一个细节有些关心：“你怎么知道他昨晚生意清淡？”

“我刚才看了剩余的出租车发票，里面只有一张是昨天晚上的，乘客下车时间是23：31，而在12点之后他就死了。”

“难道在23：31以前就一定没有客人了吗？”

“出租车用的发票是一整卷长纸带，23：31之前的一张是18：10。两张票是连在一起的，并没有被撕开。”

裴老大问：“你觉得在出事的时候，车上除了张光业以外，还有没有第二个人？”

邵士贤又拿出了酒瓶，说：“我是人，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

裴老大故意激他：“原来你也有不知道的时候？”

邵士贤笑了笑，但与其说这是笑，倒不如说只是从鼻孔里哼出了点气。

他喝了一口酒：“现场可用的线索不多。”

裴老大不得不承认，点了点头：“的确不多。”

没有血迹，没有印迹，也没有凶器。除了一具不知死因的尸体以外，只有一辆全无异常的汽车，以及一条急刹车的轮胎印痕。不管是谁，都会同意这绝对是一桩棘手的麻烦。

裴老大问：“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邵士贤放好酒瓶：“既然案发现场取证没有进展，只有去找发现死者的人，还有死者的家属谈一谈了。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去办另外一件事。”

裴老大问：“你要去办什么事？”

邵士贤斜眼看着他：“队里的警员都说你喜欢管闲事，私底下叫你‘奶爸’。我本来还不相信，现在信了。”

裴老大不甘心：“我只是好心问问，身体健康才是本钱，像你这样的透支法，早晚有一天……”

邵士贤打断了他：“你如果真有空的话，可以组织点人手在周围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物出入。至于其他的事情，还是少问几句。”

裴老大：“我可不是你的下属。”

“为了破案，暂时委屈一下。”邵士贤转过身，准备回到自己的吉普车里。可就在转身的刹那间，他的眼角余光扫到了一个人，一个站在出租车后面的人。那人的脸部模糊，但身材和穿的衣服竟和死者张光业的一模一样！

现在是早晨上班的高峰时间，邵士贤的车被堵在了马路上。他觉得自己的眼睛越来越酸涩，身体也因为疲倦而有些僵硬。

出事前，张光业的车上究竟还有没有第二个人？

邵士贤当然有他自己的答案，但他不想这么快就下结论。因为那只是推理出来的结果，手头的证据还差得太多。

至于那个和死者很像的人影，应该只是一瞬的错觉而已，再仔细看就没有

了。这是连续失眠的结果，身体机能长期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多少总会出点问题的。

邵士贤硬撑着精神，将车开进了一座大厦。下车后坐电梯来到了12楼，熟门熟路地走进右边第六扇门。

这是一家私人心理诊所，装饰算不上豪华，但是整洁简明的风格，却可以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感到神清气爽。

当前台小姐将邵士贤请进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的时候，南风晴正靠在椅子上，手里摆弄着一个小玩意。

职业正装总会给人一种冷漠的距离感，但南风晴却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她有着一双清澈而幽静的眼睛，脸上也总是带着具有亲和力的笑容，让你看上一眼就会放下心里全部的戒备。至于长相，也许只能用“怪”字来形容了。不过怪的不是她的面容，而是别人对她的评价。

有人说她美若天仙，就好像出水的芙蓉。可也有人觉得她的鼻梁太高了一点，眼眸偏绿了一点，看起来总和黄皮肤黑头发不太统一。这是因为她有四分之一的英国血统，肤色和发色服从了东方的喜好，鼻子和眼睛就带上了些西方的风格。

邵士贤来到这里，终于支持不住地倒在了沙发上，长长地喘了几口气。

南风晴问：“看你的样子，是不是又失眠了？”

“是的。”

“应该不止一天了吧？”

“差不多已经有五六天了。”邵士贤的眼睛似乎已经睁不开了，“我今天再来开点上次的药。”

南风晴放下了手里的小玩意：“我今天是不会开给你的。”

邵士贤的语气有些生硬：“为什么？”

“因为你始终不愿意正视你的问题，总是想靠药物来拖延时间。我今天想做的，就是好好地为你把心里最深的根源找出来，从根本上……”

邵士贤有些不耐烦了：“我让你开你就开！你们心理医生不就是靠这个赚钱的吗？”

南风晴听到这样的话，非但没有生气，声音中反而带着一种无限的关怀：“心理医生不是开药医生，开药赚钱的是药商。我只有把你的心理问题解决了才能赚到钱，对不对？”

邵士贤听了这么温柔又略带俏皮的话，心中的燥气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反而还觉得有些愧疚，但他嘴上是不会承认的：“找根源的事情等到下次再说，药你今天必须开给我。”

“为什么？”

邵士贤看了她一眼：“因为昨晚发生了命案，刚好不巧又是由我负责，所以我不能在这里呆太久。”

十分钟后，邵士贤离开了南风晴的办公室。他的手里拿了两种药，一瓶是富含维生素B1的胶囊，可以在短时间内振奋精神。代价是药效过后，身体会感到数倍于现在的疲劳和虚脱。另一瓶是安眠药，虽然他的身体已经有了抗药性，但多少还是能让他睡上几个小时。

南风晴忍不住摇了摇头，随手翻开一本病历记录，边看边叹气。就在这个时候，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她没说几句话，就立刻披起衣服走了出去。

警局的办公室，忙碌而有序。

七八个身穿制服的警员正在整理今早在现场收集到的线索。

邵士贤远远地坐在一个没人的角落，偷偷倒出几粒药丸，再从口袋里掏出酒瓶。他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吃药，可偏偏还是有人看见了。

“吃药应该用水，你用酒还能有作用？”裴老大走过来，递上一杯清水。

邵士贤就好像一个做坏事被当场抓住的小孩，无奈地放下酒瓶，接过水杯，把药吃了下去。

“我看你还是请假回去休息吧，不要在这里硬挺着了，案子可以交给别人负责。”

“不行！是我的案子就该由我来查。”邵士贤拒绝得很干脆。

“我知道你的脾气，听说有案可查就好像鲨鱼闻到了血，但你也要考虑到你自己……”

邵士贤皱了皱眉头，他已经听厌了裴老大的说教：“验尸的结果出来没有？”

裴老大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怎么说的？”

“全身没有外力伤痕，也没有服用不良药物，确切的死因是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难道真是被吓死的？”

“从死者最后的表情和动作来看，好像就是这样。不过……”裴老大摸了摸自己的酒糟鼻，“心肌梗塞的剧痛也能导致面容扭曲和双手撕扯的动作，所以不能说一定就是吓死的。”

“我们撇开剧痛不谈，如果按照被吓死的逻辑往下走，你说他昨天晚上都看到什么了？”

裴老大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邵士贤忽然压低了声音：“你说会不会是……”

话没说完，一名警员走了过来，将手里的笔录交给邵士贤：“队长，发现死者的王保已经做完笔录了。”

邵士贤点了点头：“好的，我马上过去。”

他打开笔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用笔在上面做着记号。

裴老大好奇地追问：“你刚才想说什么？”

邵士贤神秘地看了他一眼：“我想说，张光业是不是看到了鬼。”

王保是一个做牛奶批发的小生意人，今天早晨他开着自己的小车从奶站回来，半路上看到了一辆车门大开，尾部拖着一条长长的刹车线的出租车停在路中间。王保以为出了车祸，于是停车过去看看，结果发现了张光业的尸体。

邵士贤面无表情地在王保的对面坐了下来，并将记录放在桌子上。王保的脸色有些不好看，无论谁在一大清早看到一个死人，脸色都不会很好看的。他略带哆嗦地问邵士贤：“警官，该说的我都说过了，我……我什么时候可以走了？”

邵士贤：“你马上就可以走，不过我看了你的笔录，还有几个问题要问。”

“什么问题？”

“你发现死者的时候，他的车子是发动着的，还是已经熄火了？”

这个问题有些出人意料，当场把王保给难住了。他费力地回忆着当时的情况，过了很久才说：“这个我实在是没印象了，只是隐约记得车子的灯是亮着的。”

邵士贤问：“你有没有动过死者的尸体？”

王保连连摇头：“没有，没有，我当时吓都吓死了，怎么可能去动尸体？”

“尸体从一开始就是坐在驾驶室里的？”

“是的，就是坐在里面。”

“然后你就报警了？”

“这个当然，我是在第一时间里报警的。”

王保如愿地离开了。

邵士贤一个人在审讯室里安静地坐了几分钟后，一名警员带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走进来。

“队长，这是张光业的妻子袁霓。”

袁霓很纤瘦，一张本来非常有风韵的脸现在变得惨白不堪，双眼通红，头发凌乱地披散在两边。她刚才已经认过了张光业的尸体，显然受到的打击不小。警员退了出去，邵士贤让袁霓坐下，然后开始询问：“昨晚张光业出车前，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提早吃了晚饭。然后泡一杯茶，坐在沙发上一边喝一边看电视。差不多六点的时候，白班的老王把车子送了过来，他就下楼走了。”

“他没说过什么吗？比如有人订他的车，或者要去接某个客人什么的？”

袁霓想了想说：“没有。”

邵士贤问：“张光业的心脏有问题？”

袁霓点头：“他的心脏一直不好，不能受太大的刺激，稍微有点激动的事情就会觉得心慌气短。而且最近好像越来越严重，好好的坐在那里也会突然开始心绞痛。我一直和他说医生开的药要天天吃，急救的药要随身带，可他就是不听，我就担心他早晚哪天会出事。昨天晚上他走得急匆匆的，连那块护身玉都没戴，想不到就……”说到最后，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邵士贤递上了一张纸巾，等袁霓的情绪稳定了一点，继续问：“他车开得稳不稳？”

袁霓叹了一口气：“唉，他开车属于冲的那一种，有一点小空子就要钻，总是喜欢和别人抢。”

邵士贤问：“张光业平时的性格也是这样？”

袁霓：“这倒不是，他平时一直老老实实的，可一上了车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没什么嗜好，就是话比较多，总爱讲别人的闲话。人缘也还算可以，还有几个老酒友……”

“他心脏病这么严重还喝酒？”

“有什么办法？我要是不让他喝，他就要和我吵，一吵起来额头脖子上青筋全都爆了出来，我看了都害怕，只有随他去了。不过他每次喝得也不多，意思到了自己就会停下。”

“他的心脏病是在哪家医院看的？”

“中山二院。”

“你刚才说他有一块护身玉？”

“这是在佛金寺马师父那里求的，专保出行平安。他天天在外面跑出租，难保没有磕磕碰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去求一块护身玉，想保个平安。”

“昨天张光业出车没戴玉，所以就出事了？”

袁霓又失声痛哭起来。

邵士贤问完了该问的话，让袁霓离开了审讯室。他一个人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拍着自己的脑袋。根据眼前的一切资料来分析，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一起凶杀案。情况更有可能是张光业开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紧急事件，比如行驶在前方的车辆忽然变道，又或者是从马路边冲出一个人，让他的心脏受到了刺激，在急刹

车后突发心脏病，最后因为没有带药而当场死亡。

“说不定连突发事件都没有，他开着车突然觉得心绞痛，停车后就心肌梗塞死了。”邵士贤越想越觉得无聊，好不容易有个案子可查，没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不过他也不会这么仓促地就作出结论，一些细致的调查还是必须的。

他站起来，先找副手杜廉到中山二院，去看看张光业的心脏是不是真的像袁霓说得那样脆弱不堪。然后叼了一支香烟，上网查出佛金寺的地址。

佛金寺就在城西，距离警局不过二十分钟的路程。它历时千年而香火不断，深黄色的围墙已被熏出了焦黑。寺中的一器一物都显得异常古朴和庄严，袅袅梵唱自大殿盘旋而起，似乎正在感化着周旁的一切。

就是如此悠久壮观的一个地方，却有着一扇与其极不相称的小门。

小门又低又矮，乌青色的门框只能容纳三个人并排而行。而一块同样很小的匾额挂在门楣上，上面写着“佛金寺”三个小字。门前坐着一个穿着灰布衣服的老头，面向太阳，正懒洋洋地打着哈气。见到邵士贤要往门里走，他那眯缝的双眼立刻有了一点神采。

“门票！”

邵士贤并不想透露自己警察的身份，也不肯掏钱买票，于是很客气地说：“我是来找马师父的。”

“马师父？”老头的语气不屑一顾，“你就是来找如来佛祖都要买票！”

“多少钱？”

“五块！”

邵士贤不再说话，直接丢出了五枚硬币。他随意地在寺庙的石板路上走着，身边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既有庙中的和尚，也有笃信的居士、还有来烧香拜佛的香客。但他们行色匆匆，都不像是可以问路的对象。

不过邵士贤很快就凭着自己的直觉，在正殿的左后侧找到一间不大的房间。房间的门旁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马右石佛教工作室”几个字。他没兴趣去搞清佛教工作室是干什么的，因为此行的目的只是来验证袁霓的话的真实性。

房间内布置的庄严肃穆，一尊金色的观音像摆在佛龛之中，龛前烧着名贵的熏香，两边挂着厚重的黄幔，一套气派的红木桌椅放在屋子的正中央。一位老人坐在椅子上，他的头上布满了一层新长出来的银白发茬，长长的胡须垂在胸前，手里正拿着一支毛笔抄写经书。

“请问马师父在不在？”

“我就姓马。”老人抬头笑了笑，“施主先请坐。”

邵士贤在老人的对面坐了下来，然后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马师父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莫名，似乎没有想到会有警察来找自己：“哦？你有什么事吗？”

邵士贤直入主题：“马师父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对夫妻来过你这里，男的叫张光业，是个开出租车的司机，女的叫袁霓？”

马师父放下笔，闭着眼睛想了想：“的确有这么两个人，他们是来求平安的。”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之前。”

“当时都说了些什么？”

“嗯……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只是那位张施主说他经常在外面开车，怕出危险，想在我这里求一道平安符，他们家也想摆个能镇宅的东西。”

“后来呢？”

“后来我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哦？”邵士贤故意加重了一点语气，“你给了他们一道纸画的平安符？”

马师父摇头：“不是纸画的平安符，而是一块玉。”

邵士贤点了点头：“什么样子的玉？”

“一块黄色的玉观音，曾经经过多位高僧大德的加持，护持力相当殊胜。我还建议他们在家里供奉一尊佛像，这样可以长保家宅平安。不过最后因为经费问题，他们没有同意。”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说别的？”

马师父又闭目想了想，摇头说：“没有了，差不多就是这些。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那位张施主的气色非常差，我隐约能感觉到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前世的冤亲债主。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是会出事的，到了那个时候就悔之晚矣了。于是我建议他诚心念佛，并常诵《地藏经》。但可惜的是，他说自己太忙，没时间念。接着添了点香油钱，就和他的妻子走了。”

邵士贤：“谢谢马师父，我想我已经没有问题了。”

马师父望着邵士贤的背影，捋着胡须笑了笑，继续低头抄写他的东西。

邵士贤已经印证了袁霓的话，接下来就是等中山二院那边的消息。他按原路返回，跨着大步，直接走出了佛金寺的小门。

看门老头却出人意料地叫住了他：“朋友，我看你最近真应该要多留点心了。”

邵士贤转过身：“留什么心？”

“人身都有三把火，火旺人兴，鬼神不侵。而你的三把火其中有两支已经灭